

韩 欣◆整理

下卷

吴楚材 吴调侯 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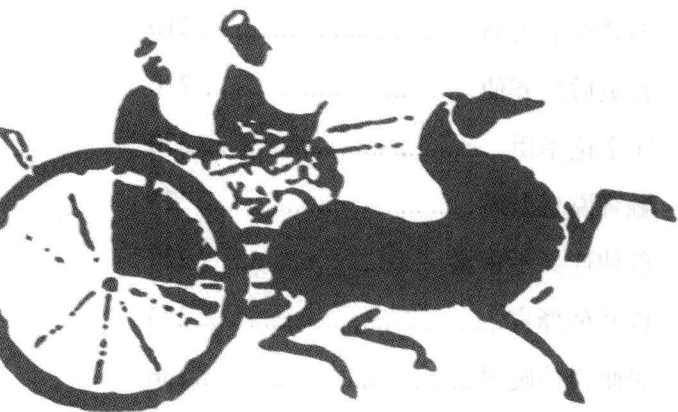
汇评详注

古文观止

下



天津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原序..... 1

卷一 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3
周郑交质（隐公三年）.....	9
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三年）.....	12
臧僖伯谏观鱼（隐公五年）.....	16
郑庄公戒飭守臣（隐公十一年）.....	19
臧哀伯谏纳郕鼎（桓公二年）.....	24
季梁谏追楚师（桓公六年）.....	27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30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僖公四年）.....	34
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	37
齐桓下拜受胙（僖公九年）.....	40
阴飴甥对秦伯（僖公十五年）.....	42
子鱼论战（僖公二十二年）.....	44
寺人披见文公（僖公二十四年）.....	47

介之推不言禄（僖公二十四年）.....	50
展喜犒师（僖公二十六年）.....	53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57
蹇叔哭师（僖公三十二年）.....	60

卷二 周文

郑子家告赵宣子（文公十七年）.....	63
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	67
齐国佐不辱命（成公二年）.....	69
楚归晋知罃（成公三年）.....	73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77
驹支不屈于晋（襄公十四年）.....	83
祁奚请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87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襄公二十四年）.....	90
晏子不死君难（襄公二十五年）.....	94
季札观周乐（襄公二十九年）.....	98
子产坏晋馆垣（襄公三十一年）.....	103
子产论尹何为邑（襄公三十一年）.....	107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昭公元年）.....	111
子革对灵王（昭公十二年）.....	114
子产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	118
吴许越成（哀公元年）.....	122

卷三 周文

祭公谏征犬戎（周语上）.....	125
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上）.....	129
襄王不许请隧（周语中）.....	133
单子知陈必亡（周语中）.....	136
展禽论祀爰居（鲁语上）.....	142
里革断罟匡君（鲁语上）.....	145

敬姜论劳逸（鲁语下）	148
叔向贺贫（晋语八）	151
王孙圉论楚宝（楚语下）	155
诸稽郢行成于吴（吴语）	158
申胥谏许越成（吴语）	162
春王正月（隐公元年）	165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167
吴子使札来聘（襄公二十九年）	170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173
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二年）	175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檀弓上）	179
曾子易箦（檀弓上）	181
有子之言似夫子（檀弓上）	183
公子重耳对秦客（檀弓下）	186
杜蒧扬觶（檀弓下）	188
晋献文子成室（檀弓下）	190

卷四 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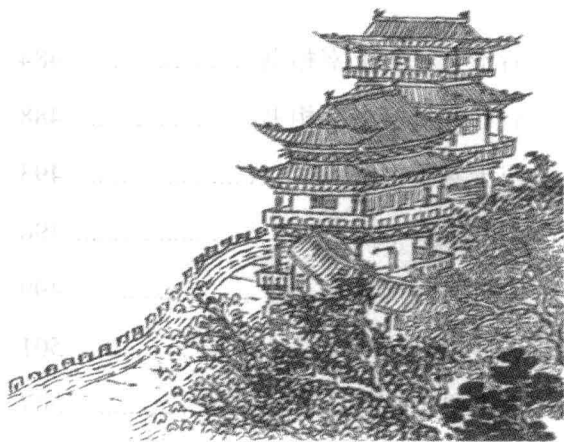
苏秦以连横说秦	192
司马错论伐蜀	198
范雎说秦王	202
邹忌讽齐王纳谏	205

颜觸说齐王	208
冯煖客孟尝君	210
赵威后问齐使	216
庄辛论幸臣	220
触詔说赵太后	223
鲁仲连义不帝秦	227
鲁共公择言	233
唐雎说信陵君	236
唐雎不辱使命	238
乐毅报燕王书	240
李斯谏逐客书	246
卜居	251
宋玉对楚王问	255

卷五 汉文

五帝本纪赞	258
项羽本纪赞	260
秦楚之际月表	263
高祖功臣侯年表	265
孔子世家赞	268
外戚世家序	271
伯夷列传	273





管晏列传.....	278
屈原列传.....	283
酷吏列传序.....	289
游侠列传序.....	292
滑稽列传.....	296
货殖列传序.....	299
太史公自序.....	303
报任安书.....	308

卷六 汉文

高帝求贤诏.....	318
文帝议佐百姓诏.....	320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322
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324
贾谊过秦论上.....	327
贾谊治安策一.....	333
晁错论贵粟疏.....	340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344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351
李陵答苏武书.....	354
路温舒尚德缓刑书.....	361
杨恽报孙会宗书.....	366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	370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373
诸葛亮前出师表.....	376
诸葛亮后出师表.....	381

卷七 六朝唐文

陈情表.....	385
兰亭集序.....	389
归去来辞.....	392

桃花源记.....	396
五柳先生传.....	400
北山移文.....	403
谏太宗十思疏.....	407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411
滕王阁序.....	415
与韩荆州书.....	422
春夜宴桃李园序.....	427
吊古战场文.....	429
陋室铭.....	434
阿房宫赋.....	437
原道.....	442
原毁.....	449
获麟解.....	452
杂说一.....	456
杂说四.....	459

卷八 唐文

师说.....	461
进学解.....	465
圯者王承福传.....	470
讳辩.....	474
争臣论.....	478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484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488
与于襄阳书	493
与陈给事书	496
应科目时气人书	499
送孟东野序	501
送李愿归盘谷序	507
送董邵南序	511
送杨少尹序	515
送石处士序	519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522
祭十二郎文	525
祭鳄鱼文	531
柳子厚墓志铭	534

卷九 唐宋文

驳复仇议	539
桐叶封弟辨	543
箕子碑	547
捕蛇者说	551
种树郭橐驼传	554
梓人传	558
愚溪诗序	564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567
钴鉞潭西小丘记	570
小石城山记	573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576
待漏院记	579
黄冈竹楼记	582
书洛阳名园记后	585

严先生祠堂记	587
岳阳楼记	591
谏院题名记	596
义田记	598
袁州州学记	601
朋党论	603
纵囚论	607
释秘演诗集序	610

卷十 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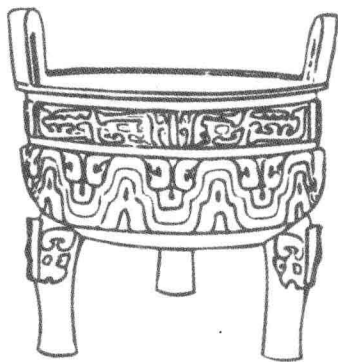
梅圣俞诗集序	613
送杨真序	617
五代史伶官传序	620
五代史宦者传论	625
相州昼锦堂记	629
丰乐亭记	633
醉翁亭记	637
秋声赋	640
祭石曼卿文	644
泂冈阡表	648



管仲论.....	652
辨奸论.....	656
心术.....	661
张益州画像记.....	664
刑赏忠厚之至论.....	669
范增论.....	674
留侯论.....	678
贾谊论.....	683
晁错论.....	687

卷十一 宋文

上梅直讲书.....	691
喜雨亭记.....	694
凌虚台记.....	698
超然台记.....	701
放鹤亭记.....	706
石钟山记.....	710
潮州韩文公庙碑.....	714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721
前赤壁赋.....	725
后赤壁赋.....	731
三槐堂铭.....	735
方山子传.....	739
六国论.....	742
上枢密韩太尉书.....	746
黄州快哉亭记.....	750
寄欧阳舍人书.....	754
赠黎安二生序.....	759
读孟尝君传.....	762
同学一首别子固.....	765



游褒禅山记.....	767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771

卷十二 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	773
阅江楼记.....	776
司马季主论卜.....	781
卖柑者言.....	783
深虑论.....	786
豫让论.....	790
亲政篇.....	793
尊经阁记.....	797
象祠记.....	801
瘞旅文.....	803
信陵君救赵论.....	807
报刘一丈书.....	812
吴山图记.....	816
沧浪亭记.....	818
青霞先生文集序.....	820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824
徐文长传.....	828
五人墓碑记.....	832

滕王阁序

王勃

【题解】

王定保《唐摭言》：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南昌是旧时豫章郡官署的所在地，现在是洪州都督府的治所；天上是属于翼星和轸星的分野，地下连接着衡山和庐山。它把三江作为衣襟，把五湖作为衣带，控制古代楚地，接连瓯越地区。万物的精华就是天生的宝物，宝剑的光芒直射牛、斗两个星座；人中的俊杰就是大地的灵气，徐孺子能使陈蕃放下卧榻。雄伟的州城在云雾中屹立着，杰出的人才流星般地飞驰。城池横在东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接点，宾客和主人都是东南的优秀人物。都督阎公带着美好的声望，从远道到这里镇守；宇文新州是美好的榜样，因为赴任，车辆暂时到这里停驻。好友如云，恰遇“旬休”的假日；贵宾满座，都是不远千里而来。文采龙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江西南昌府号为洪都。星分翼轸，翼、轸，二星，在楚之分野。地接衡庐。衡山峙立于西南，庐山近联于北境。襟三江而带五湖，三江，荆江在荆州，淞江在苏州，浙江在杭州。此据其上，如衣之襟焉。五湖，太湖在苏州，鄱阳湖在饶州，青草湖在岳州，丹阳湖在润州，洞庭湖在鄂州。此据其中，如带之束焉。控蛮荆而引瓯越。荆楚本南蛮之区，此则控扼之。闽越连东瓯之境，此则接引之。○首叙地形之雄。物华天宝，物之光华，乃天之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丰城有二剑，曰干将，曰莫邪。其龙文光彩，直上射牛斗。人杰地灵，人之英杰，由地之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徐孺，字孺子，洪州高士也。陈蕃为豫章太守，特设一榻以待之。○次序人物之异。雄州雾列，雄州，谓大郡。如雾之浮列于上。○承“星分”四句。俊彩星驰。俊彩，谓人物，如星之奔驰于前。○承“物华”四句。台隍枕去声夷夏之交，台，亭台。隍，城下。以首据物曰枕。夷，谓正南荆楚之地。夏，谓东南扬州之城。○再承“星分”四句。宾主尽东南之美。时宴于此阁之宾主，尽东南人物之美。○

再承“物华”四句，随起下文。都督阎公之雅望，荣戟遥临；时阎伯屿为洪州牧，即都督也。荣戟，有衣之戟。遥远而临于洪州。○主。宇文新州之懿范，檐谄平声帷暂驻。宇文钧，新除澧州牧，道经于此。檐帷，盖坐车马者，蔽前曰檐，在旁曰帷。○宾。十旬休暇，胜友如云；以宾主交欢日久言。千里逢迎，高朋满座。以宾朋来自远方言。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蛟气之腾，光焰夺目；凤毛之起，文彩耀空。喻才华也。词宗，谓词章之宗。光辉之发，闪如紫电；浩气之凝，凛若清霜。喻节操也。武库，言无所不有。孟学士、王将军，是会中显客。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饌。勃父名福时，为交趾令。勃往省焉，道经洪州。童子，勃自称。○此段述宾主之美。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只二句，已写尽九月之景。俨骖騑于上路，俨，望也。骖騑，马行不止也。行马于道路之上，谓宾客所来之途也。访风景于崇阿；崇阿，高陵也。采访风景于高陵，谓沿途揽胜也。临帝子之长洲，帝子，谓滕王也。建阁长洲之上。临，谓至其所也。得仙人之旧馆。仙人旧馆，称滕王阁也。得，谓登其上也。○此段叙到阁之由。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阁之当山，但见层叠峰峦耸其翠色，上出于重重霄汉之上。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阁之映水，飞舞莫定，影若流丹，下临于江上无地之处。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汀，水际平地。渚，小洲也。海中山曰岛。山在水曰屿。鹤聚于汀，凫宿于渚，已穷尽水中岛屿萦曲回环之处。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江神祠宇，以桂为殿庭，以兰为宫阙。前后分列，如冈峦之体势。○此段言阁在山水之间，乃近景也。披绣闼，俯雕甍，○披，开也。门屏曰闼，屋栋曰甍。山原旷其盈视，山、原之深旷者，足以极吾之所视。川泽盱眙其骇瞩。竹。○盱，张目也。瞩，视之甚也。川泽如目之张，而有以骇吾之所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闾阎，里中门也。扑地，谓排列于地也。鸣钟列鼎而食，尽大家也。舳舻蔽水津，皆彩画青雀、黄龙于船轴之上。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虹气已销，雨开新霁，而光彩映彻于云衢之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自天而下，孤鹜自下而上，故曰

飞凤舞，都是孟学士般的文章能手，胸藏紫电清霜，都有王将军的六韬三略。家父在南方作县令，我在探亲途中路过这著名的地方，我年幼无知，却有幸亲自参加这次盛宴。

时令正是九月，季节属于秋天。地面的积水已经退尽，寒冷的潭水很清澈，天空烟云凝聚，使傍晚的山峰呈现出紫色。在山路上整齐地排列着车马，去往高山中寻访风景；到滕王建的阁的长洲，登上他所建的高阁。重重叠叠的山峦高耸着，显现出翠绿的颜色，向上透过云霄；飞舞的楼阁浮动着油漆的红光，向下看不见地面。鸟类栖止的沙洲，极尽岛屿曲折纡回的情致；贵重木材建造的宫殿，完全配合山峦高低起伏的形势。推开雕花的阁门，俯视华丽的屋脊，空阔的山岭平原全部收入眼底，观看河流沼泽使人感到惊异。房屋遍地，有不少钟鸣鼎食的大户人家；船只停满渡口，都是青雀、黄龙的式样。彩虹消失，雨止天晴，灿烂的阳光照彻天空。天边的晚霞和水边的孤雁一起飞翔，秋天的江水与辽阔的天空简直是一样的颜色。渔船上的歌声在傍晚时响起，声音直达鄱阳湖的口上，成群结队的大雁在受寒后惊叫，声音停止在衡阳的水边。

齐飞。秋水碧而连天，长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警句。自使伯屿心服。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彭蠡，鄱阳湖也。衡阳，衡山之南有回雁峰，雁不过此。渔唱不到彭蠡不穷，雁声不到衡阳不断，总言其极多耳。○此段言阁极山水之处，乃远景也。

遥吟俯畅，逸兴遄飞。遄，速也。爽籁籁。发而清风生，凡孔窍机括皆曰籁。秋晚之爽气，发于万籁之鸣，故清风飒飒而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纤，细也。女乐之细歌，凝止于侍宴之侧，而白云为之遏留。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意其用《淇澳》绿竹事，以嘉有德。陶渊明为彭泽令，尝置酒召客。此美座中之有德而善饮者。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邺，曹魏所兴之地。曹植诗：“朱华冒绿池。”临川，今抚州。王羲之善书，尝为临川内史。此美座中之有文而善书者。四美具，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并。贤主、嘉宾。○此段叙宴会之人歌、饮、文词，无所不妙。穷睇眄于中天，睇，小视。眄，邪视。穷极观览于中天之际。○起“天高地迥”句。极娱游于暇日。极尽娱乐嬉游于闲暇之日。○起“兴尽悲来”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迥，寥远也。○二句收拾上文胜景。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二句引起下文命运。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望天子长安之处于日下，指苏州吴会之在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地缺东南，势极于南，而南溟最深。天倾西北，柱高于北，而北辰亦远。○四句起“关山”四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失路，喻不得志也。萍，浮生水上，随风漂流，故人称邂逅相遇曰萍水相逢。○四句言在会者多属他乡失志之人，能不感慨系之？下乃承此意细写之。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怀思君门，而不可得见。欲如贾谊奉宣室之问，不知又在何年。

呜呼！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冯唐，汉人，白首为郎。文帝辇过郎署，与论将帅，拜为车骑都尉。李广难封。汉李广，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为飞虎将军。以数奇，不得封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绌、灌屈贾谊，谪为长沙王太傅，非无汉文帝之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佞臣毁梁鸿，逐之于北海，岂无魏武帝之明时？○此段言怀才而际时者，皆失志如此。后之悲失志者，亦可因之以自慰。所赖君子安

远望长吟，登高快意，豪情雅兴，迅速翻腾。爽朗明快的箫声一吹奏，清风就被引出来了；柔细的歌声延长，几乎把白云阻住。梁王竹园的宴会，豪气超过了陶彭泽的酒兴；邺水公宴时咏荷花的名作，文彩照耀着谢临川的诗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件好事一时齐备；贤主、嘉宾两种难得的人欢聚一堂。向天地间放眼纵观，在假日里尽情娱乐。天高地远，感到宇宙的没有穷尽；兴尽悲来，认识到成败兴衰都要由命运安排。在阳光下遥望长安，向云彩间指点吴会。地势尽，南海深，天柱高，北辰远。关山难于超越，哪一个怜悯不得意的人？萍水相逢，大家都是异乡客地的人。怀念朝廷，却无从进见，像贾谊那样在宣室召见，要等到何年何月？

唉！时运既不顺利，命途又多挫折；冯唐容易老去，李广终难封侯。委屈贾谊到长沙，并非没有圣明的君主；使梁鸿逃匿到沿海偏僻的地方，难道不是太平的时代！依赖的是君子能够安贫乐道，豁达的人能够乐天知命。人到年老时志气应当更加壮盛，难道头发白了还要改变心节；人



◆滕王阁图◆

在穷困时应该更加坚强，决不能丧失青云直上的志气。喝了贪泉，胸怀仍然爽朗；处在涸辙当中，还是心情欢畅。北海虽然很远，但仗着风力还是可以接近的；早晨虽然已经失去，但能够抓紧傍晚时光大干一场，仍然不算太晚。可是，孟尝操行高洁，徒然怀着一腔报国的忠心；阮籍放荡不拘，怎么能够学他在无路可走时的痛哭！

西晋书 卷一百一十五

我身分微贱，不过是一个书生。没有门路去请缨杀敌，虽然已经相当于终军的弱冠年龄；有心投笔从戎，因而爱慕宗悫的乘风破浪的豪言壮语。我只得舍弃一生的官职，到万里以外去侍奉双亲；我称不上谢家的“宝树”，却能够交接孟氏的好邻居。不久就要在父亲的庭院里聆听教诲，仿效从前孔鲤的应对；今天先在这里奉陪，高兴得似乎鲤鱼登上龙门一样。我如果碰不到杨得意，就只能白白地抚摸着凌云之赋，自己惋惜；现在已经遇到了钟子期，奏一曲高山流水，没有什么羞惭。

唉！名胜的地方不能经常存在，盛大的宴会也难以再次碰到。王羲之等的兰亭宴集早已过

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广州一水，谓之贪泉。饮此水者，廉士亦贪。吴隐之诗：“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身当困穷，如鱼处涸辙之内，而犹欢悦。北海虽赊，扶摇可接；矰，远也。扶摇，风势也。《庄子》：北海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鹏。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东隅，日出处。桑榆，谓晚也。汉光武劳冯异诏：“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澠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孟尝，字伯周，汉顺帝时为合浦太守。性行高洁，不见升擢，故云空怀。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晋阮籍率意独驾，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是猖狂也，吾辈岂可效之？○此段言士虽遭时命之穷，正当因之以自励。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方说到自己。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去声；○《曲礼》：“二十曰弱冠。”南越与汉和亲，终军年二十余，自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勃谓无路请缨于朝，比终军弱冠之年。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汉班超尝为人书记，意不屑，投笔有封侯万里之志。宋宗悫，叔父问所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后果为将军。勃谓有志于投笔，景慕宗悫破浪之长风。○自负不凡。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舍去簪笏于百年富贵之途，奉父晨昏定省之礼于万里之外。言往交耻省父。非谢家之宝树，谢玄为叔父安所器，曰：“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欲使其佳？”玄曰：“如芝兰玉树，欲使生于庭阶耳。”接孟氏之芳邻。孟母三迁，为子择邻。言已幸与诸贤相接。他日趋庭，叨陪鲤对；异日到交耻侍受父教，叨陪孔鲤趋庭之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汉李膺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勃谓今日捧袂而进，喜托姓名于阎公之门，亦若龙门也。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杨得意曾荐司马相如，后相如遂显。勃言不逢杨得意之荐，但诵相如凌云之赋，而自惜其不遇耳。锺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锺子期曰：“洋洋若江河。”勃谓既遇阎公之知音，即呈所为文，又何愧焉？○此段自叙以省父过此，得与宴会，不敢辞作序之意。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兰亭，王羲之宴集之地，今已往矣。梓泽丘墟。梓泽，石崇金谷园。今已荒

废而为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序系勃作，故曰临别赠言。既承阎公之恩于伟饯矣。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登高阁而作赋，勃诚不能，是有望于在会之群公也。○勃居末座，而僭作序，故以逊词作结。得体。敢竭鄙诚，恭疏短引。结作序。一言均赋，四韵俱成。勃先申一言，以均此意而赋之，而八句四韵俱成矣。○起作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阁耸而依江。佩玉鸣鸾罢歌舞。宴罢而佩玉、鸣鸾之歌舞亦罢。画栋朝飞南浦云，朝看画栋，俨若飞南浦之云。朱帘暮卷西山雨。暮收朱帘，宛若卷西山之雨。闲云潭影日悠悠，云映深潭，日悠悠而自在。物换星移几度秋。物象之改换，星宿之推移，此阁至今，凡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伤今思古。槛外长江空自流。伤其物是而人非也。○序词藻丽，诗意淡远，非是诗不能称是序。

【末评】

唐高祖子元婴为洪州刺史，建此阁，后封滕王，故曰滕王阁。咸亨二年，阎伯屿为洪州牧，重修。九月九日，宴宾僚于阁。欲夸其婿吴子章才，令宿构序。时王勃省父，次马当，去南昌七百里。梦水神告曰：“助风一帆。”达旦，遂抵南昌与宴。阎请众宾序，至勃，不辞。阎恚甚，密令吏得句即报。至“落霞”二句，叹曰：“此天才也。”想其当日对客挥毫，珍词绣句层见叠出，洵是奇才。

【汇评】

谢有辉《古文赏音》：篇中脉络，本自井然；《析义》逐层拈出，直似别开生面。可见读书在自出心裁，难泥旧解耳。

林云铭《古文析义》：或以为涉于赋体，且病其铺叙无伦，自叙太多，皆由于未尝细读故也。赋虽以描写景物为工，若空空一阁，别无景物，何贵登临，序中岂可遗却？但以用韵不用韵为辨，则非赋体可知矣。至所谓铺叙无伦，尤为可笑。余细读之，见其初以南昌名胜，从天引起地，从地引起人，又从人分出宾主，此起手铺叙之伦也。因就宾主句落下阎公，兼点宇文，并许多佳客，与己为会之时，及所会之地，此入题铺叙之伦也。到阁之后，先写阁居山水之间，增山水之胜；开阁而眺，再写阁外所见之实景及当秋之奇景，此形容铺叙之伦也。逸兴既发，或闻风声，或聆歌声，或偕德星饮酒，或见文士临池，凡游宴中所当有而不能备有者，皆无不有，诚可为乐，此序事铺叙之伦也。游乐已极，由壮生悲，人情皆

去了，石崇的金谷名园也已变为废墟。临别赠言，为了侥幸地在盛宴上承受了恩赐；至于登高作赋，这只能期望在座的诸公。我不敢不竭尽鄙陋的诚心，恭恭敬敬地写这篇短序。大家都要吟诗一首，我已经写成四韵八句。

高高的滕王阁，耸立在江边。佩玉声、车铃声响了，那是宴会刚散，客人离去，歌舞也停止了。早晨，南浦的云飞上彩绘的雕梁画栋；傍晚，西山的雨洒进卷起的朱帘。安静的云彩倒影在深潭中，一天天地总是那么悠闲安静；景物变了，时序换了，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春秋？阁中的皇子，如今在哪里？留下槛外的赣江，冷冷清清地独自流逝。

然，穷旅尤甚，以为在会诸客中，必有不能忘情于不遇，与己相等者，此感慨铺叙之伦也。末以时命自安、藏器待时之意，为在会不得志诸君子慰藉，再自叙同此沦落，而壮志不衰，今因省父途中得遇嘉会，虽平日之词章，见诤于君上，而得伸于知己，亦为可幸，此收束铺叙之伦也。复把盛衰不常之理，以感慨发作余波，并系以诗，寓吊古之意，此结尾铺叙之伦也。其中布置之巧，步步衔接，步步脱卸，皆有开阖相因之妙。伦父不知篇中脉络，且以“关山难越”以下，俱错认作自叹之词，所以有铺叙无伦、自叙太多之评耳。

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对众挥毫，珠玑络绎，固可想见旁若无人之概。而字句属对极工，词旨转折一气，结构浑成，竟似无缝天衣。纵使出自从容雕琢，亦不得不叹为神奇，况乃以仓猝立就，尤属绝无而仅有矣。○分阅之，首叙地，次叙人，次叙时，次叙阁中景、阁外景及当秋景，再次叙在阁之会，再次叙乐后生出感慨，再次为凡不遇者悲，再次为凡不遇者慰，再次自叙，再次叹盛衰不常，及以诗寓吊古意作结，段段各有实义。合读之，从地说到人，从宾主引入自己，从时叙出阁，从阁中而及阁外，从秋景而及在阁之会，从壮生出悲，而为他人慨，复从悲说转壮，而为他人慰，从自叙处困而不挫，而及以作序为快，从慨叹盛衰不常，而因以诗吊古为结，步步一气相生。且其间转折承接、脱卸收束、开合宾主、起伏照应，俱于实处自具虚神，读者当细为寻绎。○此文是序体，非赋体。赋必有韵，文未尝用韵。彼以赋体讥此文者，非惟不知文，亦未知赋矣。至谓篇中自叙太多者，盖以“关山难越”之下，尽误认作自叹语耳，细读自知其非。此等题文，不外“情景”两字，即如此篇，前半自写景，后半是言情，明跟人自能辨之。

过珙《详订古文评注全集》：此唐人所谓界划文字也。虽雕镂工致，备极人工天巧，然毕竟是赋体，不是序体，其擅长全在诗耳。

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以文论，此四六体也，平仄要合，对仗要工，段落要明，次序要清，多用古典，词要藻丽，方有足观。以法论，首叙天文地理，次叙贤主嘉宾，次叙时令，次叙阁内阁外，似尽矣；乃忽拓开笔势，将古之失志者感慨一番，又将今之失志者规勉一番，方叙到自己，又自负一番，波澜壮阔，不是徒了题目者。

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自来手八叉、才七步如曹子建、温庭筠辈，类皆不免枚皋速而不工之弊；至求其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者，则又非相如之工而不速不可。古今所传，惟祢正平《鹦鹉》一篇，庶几兼之。然年非弱冠，而又有黄祖娱宾之迫，不得不顺从以远害，尽辞以效愚。若夫子安，路出洪州，躬逢胜饯，既无避祸之苦，又叨末座之宾，此阎公之所以见志也。而序殊来去，举笔有神，初不让八叉、七步之捷，竟致陈思《铜雀》，能倾魏武之心。以视孟坚之折西宾，太冲之访岷事，其工拙又何如也？然非遗墨一梦，安见十三楮子，不减洛神，能令阎公叹为天才而矍然起敬哉！

与韩荆州书

李 白

【题解】

《新唐书·韩思复传（附朝宗传）》：朝宗初历左拾遗。朝宗初历左拾遗。睿宗诏作乞寒胡戏，谏曰：“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无乃为狄？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发，大忧不测，白龙鱼服，深可畏也。况天象变见，疫疠相仍，厌兵助阴，是谓无益。”帝称善，特赐中上考。帝传位太子，朝宗与将军庞承宗谏曰：“太子虽睿圣，宜且养成盛德。”帝不听。累迁荆州长史。

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传言汲者死，行人虽渴困，不敢视。朝宗移书谕神，自是饮者亡恙，人更号韩公井。坐所任吏擅赋役，贬洪州刺史。天宝初，召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门，汇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为高平太守。始，开元末，海内无事，讹言兵当兴，衣冠潜为避世计，朝宗庐终南山，为长安尉霍仙奇所发，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讯之，贬吴兴别驾，卒。

朝宗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于朝，当时士咸归重之。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韩朝宗当玄宗时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故太白上书以自荐。○欲赞韩荆州，却借天下谈士之言，排宕而出之，便与谀美者异。岂不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汉李膺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谓之登龙门。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龙蟠凤逸，谓士之俊秀者。皆欲奉谒荆州，收美名，定声价也。○此段叙荆州平日能得士。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

我听说天下喜欢评论人物的读书人聚在一起时就会讲：“活着不需要封什么万户侯，只希望见一见韩荆州。”为什么使人们对您的钦佩仰慕竟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呢？难道不是因为您有周公的作风、实行周公吐哺握发接待贤人的故事，使国内的才能出众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投奔您，一经您的接引，就像鲤鱼跳过了龙门似的身价提高十倍吗？所以那些怀才隐居、待时而动的贤人，都想在您那里得到名誉和定评。如果您不因为自己富贵



李太白

◆李白像◆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人。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著名诗人，有“诗仙”、“诗侠”之称。

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平原君食客三千。毛遂，平原君客也。颖，锥柄。平原君谓毛遂曰：“夫士之处世，譬若锥处囊中，其末立见。”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借毛遂落到自己。言己在群士中，为尤异者。起下自叙。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干，犯也。抵，触也。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身虽小而志实大。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气义见许于王公大人。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此平昔所怀，安敢不尽告于荆州？○此段叙自己平日能见重于诸侯、卿相。起下愿识荆州。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颂荆州四句。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凡士人见公卿，长揖不拜。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桓温北征鲜卑，命袁宏倚马作露布文，手不辍笔，俄成七纸，绝妙。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司文章之命脉，察人物之重轻。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应上“一登龙门”二句。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言使已得见所长于荆州之前，犹致身于青云之上，故曰激昂青云。○此段正写已愿识荆州，却绝不作一分寒乞态，殊觉豪气逼人。

昔王子师东汉人。为豫州，未下车即辟闾荀慈明，即荀爽。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即孔融。山涛晋人。作冀州，甄真。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子师、山涛皆能接引后进，为先代人之所称美。○前人已有其事。而君侯亦一荐严协律，人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欣。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荆州能接引后进，为当时人之所鼓舞。○荆州亦有其事。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之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委，托也。国士，谓荆州，言其才德为当今第一人，所谓国士无双也。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亦当奋发

就怠慢他们，也不因为他们贫贱就看不起他们，那么从前平原君的三千食客中就有毛遂那样的人物。假使我能够得到机会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同锥子放在袋里一样，它的尖端会立刻露出来，我就是那样的人啊。

我是陇西的平民，流落在楚、汉地方。十五岁爱好剑术，到处投靠地方上的长官；三十岁学会了写文章，屡次去拜谒在朝的大官。我虽然身高不满七尺，但是，雄心壮志胜过万人。王公大人都欣赏我的气节和道义。这是我从前的思想和行动，怎么敢不向您全部吐露呢！

您的功业同天神相等，德行能感动天地，文章深刻地阐明了自然规律，学问透彻地研究了天道和人事的联系。希望您能够推心置腹、和颜悦色地接待我，不要因为我只肯拱手相见就加以拒绝。假如能用盛大的宴会来接待我，拿清雅的谈论来让我尽情发挥，那末，即使要我写上万字的长文章，也能一挥而就。如今，天下人都认为您是评定文章的权威，衡量人物的标准，一经您的好评，就可以成为优秀的读书人。您为什么一定要爱惜阶前用于接见的最多一尺的地方，不让我扬眉吐气，昂首青云之上呢？

过去，王允出任豫州刺史，还没有到任就征聘了荀慈明，到任后又征聘了孔文举。山涛担任冀州刺史的时候，提拔了三十多个人，有的做到侍中，有的做到尚书，这是前代人津津乐道的好事。您呢，也曾经荐举过严协律，进入朝堂担任了秘书郎。中间还有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这班人，有的因为有才名被您称赞，有的因为品行清白被您赏识。我常常看到他们抚躬自问，感恩戴德，忠义之心激扬奋发。我因此心里感动，了解您许多贤人都是赤诚相见的，这就是我不愿意投靠别人，而愿意把自己托付给您的原因。倘使您在急